

萬卷書與萬里路

曾澍基 (www.sktsang.com)

2012 年 6 月 3 日

編輯版本同日刊登於《明報》〈星期日生活〉。

—

在圖書館閱讀存在主義大師叔本華的譯作和評論，其中有說他晚年燭光下頻翻他人著作，計算其言論曾被引用次數。

(港大，1974 年)

Arthur Schopenhauer 的谷歌搜尋：約有 4,640,000 項結果，搜尋時間：0.47 秒。

(香港家中，2012 年 5 月底)

二

「小心點，親愛的！」「當然，再見。」零晨兩點。告別那位充滿關懷的澳洲女士，我啟動汽車引擎，發覺毋須亮大燈，太陽好像出來了。個多小時前，在小型飛機裡，午夜太陽還未下山。

我們剛參加旅行團，飛越北極圈到只有幾戶的景點。事先被警告，那屬絕地，降低期望。飛機上看到長長的輸油管，旁邊景色令人感到寂寥。超小停機場戶主駕車接我們，順道載上雜貨店的便當。歡迎大家，但對不起，這就是晚餐。行程間他加插一句：住家並無沖廁。放心，我和太太作了足夠心理及物質準備，包括額外飲食。

到達小村前，我似乎是唯一看見幾座太陽能光板的，沒作聲。戶主非常禮貌，讓我們參觀兩個荒棄屋子，其中還貼上 1950 年代被追輯者的通告。回到他家裡，真的只有掩門泥坑。四野無人，等待幹什麼？我想。

邊吃便當(加自帶)，戶主給每人一份証書，我說英文名字串錯了。蚊子飛來飛去，旁邊女士微笑地提議又奉上防蚊液；謝謝。突然間，鈴聲響起；她大叫：我的天！他們是有電話的 …

接近酒店時，我索性把小燈也關掉。翌日，一份名字正確的証書送達酒店。

(費爾班克斯與北阿拉斯加，2001 年 6 月底)

三

我把電腦程式輸進電腦。唉！又要等待一小時。誰叫你搞非線性回歸？再多杯咖啡就會死掉！衝向樓下，打算往酒吧。「那裡是恩格斯曾寫他 .. 的.. 經典 .. ？」抬頭看，拿着照像機的人問我。我用手指向每天經過的建築物，並講明那已非當年。「Arigatou gozaimasu！」吓！當我什麼人？算吧，喝杯要緊。

「我買這本。多少錢？」旁邊另一顧客即時用不流利的英語問我是否真要購買。我回答肯定，他滿臉悵悵。我記起翻書時他已於旁邊不斷窺視？有關馬克思對資本積累及利潤下降率的新解，大不了？出門時，我回頭看，竟憶起於曼城問我恩格斯的人。

(曼徹斯特與倫倫敦之間，1988 年)

四

到處都是廢墟。切勿看貶，全具歷史價值。那個露天便所，還是社交場合呢！羅馬人真怪，一位研究歷史的團友對導遊說。他笑笑，過不遠指着地面殘存指示，內邊是妓寨。哪，向前看，各位，偉大的塞爾蘇斯圖書館！比澳門大三巴好得多，轉圈後另位團友作出評論。「你傻㗎？點樣比較！」為了解決爭議，導遊請我們安靜：當年學者晚餐之後，告訴太太要去圖書館，其實是順路到妓寨；全團大笑，我笑得最厲害。為何香港的學術機構缺乏這種方便？心想。

(土耳其以弗所，1997 年)

五

「您約見的電郵收到。當天央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顧問都有空，您想見那位？」
「兩位我都很想會面，但若時間不合，見首席經濟顧問吧。」結果和我討論的，是首席經濟顧問的助理。頂級水平！

晚間去吃舉世著名的牛肉。肉質很好，但烤得有點過熟。我問侍應；都是這樣，親愛的。美麗女孩而懂英語，無言以對。

餐後經過最大商場之一，竟然有西班牙大師 Joan Miró 的展覽。全屬真本，卻幾乎毫無保安。喝了點酒，某些意念於腦海迴旋，瞬即消散。

(布宜諾斯艾利斯，阿根廷，1996 年)

六

「要不要發票？」我不經大腦便答：「要。」太太看我一眼，輕聲用廣東話問：「要來做什麼？」計程司機邊駕駛邊弄發票機。我左右為難，只好加上發票可用作出數的論據。到達後，咪表顯示八元，他給我一張十六元的票。應付多少？當然是「八塊」啦，司機微笑地說。

(青島，2010 年)

七

收到信件，說接受申請，而且毋須修一年預備課程。我既喜亦懼。數學根底薄弱，怎麼辦？其後買了本 Alpha Chiang 的 *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* 細讀，重要部份寫上紙仔總結。抵達大學，有個兩星期的數學班，自由參加。我發覺不大對勁，向教師反映教得太淺。他回應你們來學經濟而非純數，足夠了。最後測驗只設一條題目：世界最偉大球隊是那一隊？我怒火中填了利物浦！

(曼徹斯特，1981 年)

八

飛車達時速 180 公里。太太問我趕往那裡？我立刻慢下來，路牌顯示小鎮名字，人口 72。好吧，喝茶。一條街，兩邊十多間屋宇，只有一家像雜貨店。進內，是個老人家。咖啡、小食？有，他和靄地回答。然後反問我們來自那處。「香港？！」「是呀 ...」「哈，我五十年代當海軍駐在香港！」

我駕車離開時對太太說：人口真的只有 72？或然率低於萬分之一啦。「一百萬分之一也沒有。」

(紐西蘭南島，1996 年)

九

「我們應見過面。」「是嗎？在 ...」「在冰川附近。」五十歲左右的英俊男士對我們笑道。「噢！幸會。」「要駕車走嗎？」「不，我們將多留兩三天。」我手指向哥本哈根機場對面的酒店。「很好，保重了。」

「為什麼他竟會認得我們？無甚印象。」「我們來自小人國的絕少數民族，認不出就奇怪。」太太帶智慧卻淡然地說。

(由冰島回到丹麥，2007 年)

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？

讀書和行旅，是超越個體物質生存限制的好方法。小學時在街邊租漫畫，初中看帶鹹味的楊天成，又常到贊育醫院旁的圖書館。一本短篇小說幾乎改變命運：外星人與地球人互傳信息，來往相隔一千年。其後，我酷愛郊野及天文。

那時候，覺得去深水埗探姨已很遙遠。從西環到三角碼頭西旁坐渡輪，上岸仍須搭巴士。一切都值得，姨擁抱我，最好的食物、溫暖的牀。

第一次行「萬里路」從北角渣華街開始。每天三毫子配給(往返家加小食)，竟然掉了最後一毫。沒辦法，徒步到灣仔表親家裡。一小時吧。拍門湧出驚喜：哈哈！什麼事？反應不是我的。表姐妹們都很漂亮，卻當我類似玩具。

真正研讀在中五及預科，由科學轉至文科。首次飛離香港乃 1973 年到日本大阪。之後，讀書和旅遊都變成另類故事，向前急跳。上面列了 30 多年快照(snap shots)。

人生也是個曲線：J 還是 V？或許 M 與 L 之間 …？

萬卷書？真過時？

知識，只是存在一部份，還有了解、感受和判斷。單就可認知識而言，人類積存三、五千年；近代卻因資訊科技而爆發式標升。據估計，2002 年已超越過往總和。書絕對不止萬卷，其中多少算「垃圾」就難判斷。叔本華若仍在世，對谷歌搜尋的四百幾萬個結果將頭痛不已。

更關鍵是最具意義的書和論析，未必於互聯網找到，找到很多時都難讀。所以我也同情 1988 年於倫敦跟我爭購馬克思著作的日本學者。那本書在虛擬世界蹤影渺然。

無論如何，知識應該掌握。分析工具只能重複鑽研(如 Alpha Chiang 的)。但博覽群(遠超萬)書近乎不可能，亦無需要。問題是怎樣選擇？基本邏輯好像演繹對歸納、勃論等，坊間頗多。辯證法(dialectics) 則難說。

大概因修哲學出身，我覺得認知論(epistemology) 屬必要。它提供基礎，令人分

辨精華和渣滓。不過，那裡開始(柏拉圖、亞理斯多德、孔子)，中站(達文西、牛頓、康德、黑格爾)，近站(相對論對量子物理學)?我一生都在掙扎，私自有本上通下達的著作衷心向朋友介紹: Anthony Wilden 的 *System and Structure – Essays i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* (Tavistock paperback, 1977)。

它絕不易讀，唯其貫穿程度(包括探索辯證法)罕見，而且對資訊科技的預示令人佩服。我於 1977 年 6 月買書，現仍間中閱讀。知識旅程繼續，某些指南只會珍而重之。這本六百頁的書在谷歌電子網址只能檢閱 60 多頁。

此外，知識非單靠閱讀，聰明人相互討論或爭論常會擦出智慧火花。我雖不算聰明，1996 年到阿根廷央行若無機會見到那位首席經濟顧問助理，之前的預備未必能滙化成為對解救 1997 年港元危機的建議: AEL(Argentina·Estonia 及 Lithuania) 貨幣局模式。

我經常向好友說: 最好意見都是於酒吧裡爭辯出來。原因頗簡單，集聚效應(cluster effect) 吧。不過，請留意與你喝酒的屬那類人。

行萬里路? 何必呢?

行萬里路，不難，當年紀及收入上升的話。以前，BBC 搞了個網頁叫 *50 Places to See before You Die*。跟老妻算一下，超過 25 個。無大不了。現在，任何人都可選擇航飛去了解世界，卻應想想費用，遑論旅遊中介成本。最終看到什麼? 留於家裡觀賞紀錄片，讓那些著名主持說三道四，加美女(俊男)副角插科打諢，會否較為化算? 現時，有線台經常播放 *1000 Places to See before You Die*。五十對一千，哈，資訊科技!

作為背包客，我最後一次是 1978 年冬: 英、法、義。不懂法文到巴黎入住 *Hotel California*; 在羅馬跟隨意共女青團遊行示威兩小時，醉翁之意 ...。晚間行走大道上，竟然有輛 *Rolls Royce* 停下身旁，一位操純正英語的紳士步出，「歲月當歌，人生幾何? 有幸請您上車，共享香檳及魚子醬嗎?」嚇了一跳，他對我說話吧? 28 歲的我，花了十秒作出禮貌回應: 感謝，但如您所說，歲月當歌，什麼比在這古都大道漫行更美麗呢? 他微笑，然後祝我繼續享受。

參加旅行團苦樂皆具，早出晚歸，好像要令人覺得費用值回票價。某些團旅或遇上具化學作用的同行者，上述 1997 年到土耳其之旅及 2001 年 6 月底往北阿拉斯加便是例子。自駕行/自遊行(紐西蘭南島、冰島、青島) 的經驗，有那一個節目可產生更佳實感。

讀書和行旅

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？視乎觀點與角度。康德據載從未離開家鄉超過一百里；牛頓有自閉傾向；薩特也不太喜歡旅行。孔子卻周遊列國，達爾文更遠渡極地。

我等凡夫俗子，只能取個低水平局部均衡。坐在家裡似乎知識和行旅都可掌握。不過，開通的知識未必上網，而到世界角落的存活感覺和經驗又怎會靠 N 次創作影像？

故此，愚見認為，資訊爆炸局面之下，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當然繼續。資訊科技用作參考，甚或重要參考，但不應受其跨控，變作「奴隸」。返過來，將之工具化。至於「讀」還是「行」高？於現世紀乃毋須認真處理的命題，暫時忘卻可也。